



重阳佳节，登高望远，茱萸寄情，自古便是敬老思亲的温情时刻。这个节日，将我们的心引向生命的来处，用心体会浸润在人间烟火里的深情：一张小方桌，承载着父母无言的守候；一把剪刀，打理着父亲历经岁月霜雪的年华；一屉糕香，凝结了祖母指尖的温柔。当“遍插茱萸”之时，让我们通过这些文字，完成一场情感的归乡，抵达尊老敬亲最本真的内核——对生命本身的礼赞与传承。

【浮生】

## 小方桌上的一日三餐

□李晓

秋日的江水，在阳光下丝绸一样涌动着涟漪，天空呈现土布一样的蓝色。江边，一群红嘴鸥翩翩振翅，如琴弦上跃动的音符，上下翻飞中激起水面串串水花，兴奋之中又突然一跃而起，展翅翱翔，在江面上空划出一道风景。

我陪妈妈在江畔长廊漫步，妈妈的步子，一步一步，十分缓慢，仿佛从地下费力地拔出根须。经过两处手术治疗，妈妈的身体还没有完全康复。

去年夏天，在老街上，一个莽撞的年轻司机开车从后面把妈妈撞倒在地，妈妈的左肩、髋部经过手术，安装了钢钉，住院3个月后出院，回到老街的老房子里。老房子里的小方桌，有二十多年了，那是爸爸退休以后从老街家具店买来的。这张包浆深深的小方桌，陪伴着爸爸妈妈一同度过烟熏火燎的日子。小方桌上，平常的一日三餐大多是这样出场：早餐是蒸红薯、土豆、南瓜，一人一碗青菜粥、一个煮鸡蛋；午餐是泡菜炒肉、菠菜豆腐汤，一荤一素是标配；晚餐简单，水煮青菜，或者一碗青菜小面。在这张小方桌上，妈妈常用地道的家常菜招待亲友，亲友们往往吃得频频点头，对妈妈的厨艺很是赞赏。

那年，爸爸的一位老同事来我家，妈妈用老家的腊肉在炉子上咕嘟咕嘟炖了风干的萝卜，捞出坛子里的泡菜做了泡椒鱼，凉拌了马齿苋、野小蒜，还有其他几道家常菜。老同事吃得很满足，对爸爸说：“老李啊，你娶了一个厨艺好的老婆，我羡慕你。”这夸赞让爸爸眉开眼笑，他把颤颤巍巍的老同事送到楼下，双手紧握住他的手，说：“下次来我家，给你再做好吃的菜。”老同事郑重地点点头。半年后，爸爸得到老同事去世的消息，我看见爸爸的泪滑落到下巴，他对我说：“唉，我还让你妈妈准备了好菜，想请他来我家吃饭呢！”

平常的日子里，爸爸和妈妈就是在这张小方桌前吃饭。他们年老了，发出的咀嚼声也越来越细微了，彼此的陪伴，寂静中有些落寞。有时，妈妈往爸爸的饭碗里夹菜，她自己不吃，就在

旁凝视着吃饭的爸爸，深深的目光，仿佛要在记忆里完成生根与定格。

但有一次吃饭时，爸爸突然发了火。那是晚餐时，妈妈不经意间说起老街的一位老先生独自在家突发疾病去世，爸爸起身，一手拍响了桌子，厉声喝问：“你这是啥意思？”关于生死，爸爸似乎一直看得云淡风轻，而那天妈妈无意中说起的消息，让人震惊，也刺痛了爸爸敏感脆弱的心。委屈的妈妈给我打来电话，让我安抚内心受伤的爸爸。我立马赶回家，爸爸正躺在客厅沙发上搓着发红的手掌，刚才那拍案而起的动作，对他来说实在是幅度太大了。我安慰着爸爸，说妈妈刚才的话只是随便说说，没有别的意思。爸爸垂下头，说：“我知道。”一会儿，他又说：“你帮我去给你妈妈道个歉。”爸爸后来对我说，别让你妈妈随便便提到生死，我可还没活够啊。

爸爸和妈妈之间，总以为两人会有一个漫长的告别期，起码得有一个告别的仪式，但没有。那年秋天，爸爸突发脑梗，在医院昏迷15天后，咽下了在尘世的最后一口气。想起爸爸78岁那年，一场大病袭击了他，我们都以为他挺不过去了，但生命力顽强的爸爸又在人间逗留了6年时间。记得那次出院后，爸爸刚踏进家门，便张开双手，如扑闪开大鸟的翅膀一样，拥抱了门框。在那张小方桌前，他狼吞虎咽地吃下了妈妈给他做的一大碗泡菜面。

在那张小方桌前，爸爸和妈妈常常边吃饭边叽叽咕咕谈论着家事，其中也有对我的深深忧虑，比如爸爸的叹息：“哎呀，我们那个儿子哦，整天写写写，也写不出个啥名堂出来……”他们咀嚼着食物，也咀嚼着日子里的百般滋味。

爸爸离世后，妈妈执拗地非要一个人在老房子里生活。在那张小方桌前，咀嚼着食物，就会继续灌注生命的力量，对爸爸的思念就会绵绵无期，灯火下，根植于心里的熟悉气息，还在小方桌四周无声地弥漫、恒久地缭绕。

（作者为中国散文学会会员，供职于重庆市万州区五桥街道办事处）

【真情】

## 给父亲理发

【记忆】

## 陪你开家小卖部

□熊代厚

我不会理发，但今天给父亲理了一次。父亲很多年来一直是剃光头，他说这样清爽。他每半个月就要到街上去理一次，但这段时间，他的身体一直不好，走不动路，已经好久没上街了。他的头发便越来越长，零乱在头上。

我并不敢去买什么刀具，担心会伤着他。我带上一把剪子和自己的电动剃须刀，备了两块电池，踏上回老家路。

父亲看到我回来很高兴，憔悴的脸上绽开笑容。我说“今天我来给你理发”，他连连摇头。“反正是理个光头，又不要什么发型，保证你满意。”我说。

他还是不肯。其实，剃光头是不容易的，剃完后要用小刀轻轻地刮，既要干干净净，还不能出一点血。过去，一个理发匠的水平正是在这里显现。初学理发的人为练这个功夫，不知削过多少圆萝卜。父亲深知这里面的深浅，哪里敢让我剃？

我反复解释，让他知道电动剃须刀不会有任何危险，又在自己脸上演示了一下，他才放下心来。

直接用剃须刀是不行的，因为头发太长了。我得先用剪子反复地剪，剪得短短的，只剩下毛茬，然后再用剃须刀一片一片地清理。

很不容易，远远不同于剃胡须。胡须的面积很小，而且胡须嘴唇上，是柔软的，剃须刀用力比较随意。但父亲的头皮一点弹性都没有，只是一层皮包着硬硬的头骨，剃须刀在上面运行有些干涩。他的头不平，有些小小的坑洼，里面很短的白发并不能清尽，何况头皮的面积比嘴唇大得多。

□马星雨

小时候，奶奶常领我去村里的“老寿星”小卖部买东西。这是村里第一家小卖部，也是村里最“年长”的小卖部，我爸小时候就在这里买东西。小卖部的主人是一对年近九旬的老夫妇，在我们村乃至全县的小卖部店主中，是最年长的。因此，村里人都称呼小卖部为“老寿星”小卖部。

“老寿星”小卖部是一间临街老房，在靠近街道的一面墙上开了个窗户，顾客从窗口看屋里的商品，也在窗口买东西。有时屋里没人，顾客来买东西，便站在窗户下的石头台阶上，透过窗户朝里面扯着脖子喊：“买东西了！”喊不到三声，老爷爷或老奶奶便会出现在屋里。买完东西后，老人还会多给顾客添一颗糖，算是对顾客久等的一点补偿。

“老寿星”小卖部的老爷爷年轻时是个货郎，挑着担子走街串巷卖小百货，老奶奶的父母就是看中了他做买卖实在、人品过关，才把女儿嫁给他的。村里人都信任这对老夫妇，都愿意光顾他家的小卖部。

我小时候，除了喜欢小卖部里花花绿绿的小零食，还喜欢看老爷爷用小杆秤称东西，喜欢看他用酒提子打酒、用酱油提子打酱油、用醋提子打醋。听奶奶说，我幼时一哭闹，很难哄好，最后必须说领我去“老寿星”小卖部看打酱油，我才止住眼泪。我经常哭鼻子，可家里哪能天天打酱油呀，奶奶便从集市上给我买了一个酱油提子，让我自己在家“卖酱油”。我用水当酱油，奶奶当顾客，陪我过家家。后来，奶奶还给我做了一杆玩具秤，用沙子和土坷垃当红糖和糕点，让我在家开起了“小卖部”。我“卖东西”时的样子全都模仿小卖部的老爷爷，连说

我用剃须刀仔细轻轻地打磨，用刀的侧锋小心地去除坑洼里的残发。刀片发出“呼呼”的旋转声，如春天的风轻轻地吹，吹过我的童年，吹过他的青春，吹过漫长的岁月。

我第一次这么近距离仔细观察父亲的头，上面青筋裸露，如一条条细小的河流，连着心跳，头上还布满大大小小暗黑的老人斑，如秋天的田野。我的刀锋在田野上慢慢滑行，在收获一个完整的季节。

他的眉毛已很稀疏，不仔细看不出来。他的眉曾经如两把出鞘的剑，高高地扬起，在一次次的人生困境里，未曾低落，未曾折断，可如今，消去了锋芒，暗淡了光辉。

他的脸很瘦削，两腮深深陷了进去，我和刀仿佛跌进了一个深谷；他的颧骨高高地凸起，我和刀一起奋力地攀爬。

秋天的阳光安静地照在门前，洒在我们的身上，很温暖。父亲好像很舒服，安静地坐着。他患有轻度帕金森症，安静时，头就不由自主地轻轻摇动，这给理发带来了一些困难，但我无法阻止。

经过一节课时间的努力，终于理完了，干干净净，如同从理发店出来的一样。我仔细地端详，仿佛完成了一件杰出的艺术作品，一种少有的成就感荡漾在心间。

母亲也很高兴，拿来镜子，让父亲看一看。但父亲并不看，只是用手在头上轻轻地摩挲了一遍，就重重地点了点头，一边向我竖起大拇指，一边说：“哎呀，我儿子还会剃头，真能干！”

为父亲理发真好，一股亲情在默默流动时，还拥有了一片相守的时光、一份幸福的分享。多想能一直这样理下去，只要还能为他理发，一切就安好！

（作者为江苏省作协会员）

话的语速和神态都模仿得惟妙惟肖。那时候，老爷爷是我的偶像，我梦想着长大后开一家和他家一模一样的小卖部。

上小学后，我不再玩“开小卖部”这么幼稚的游戏了。村口开了一家大型连锁超市，村里好几家小卖部都关门了。但“老寿星”小卖部还开着，不过里面的货物少了不少，只卖烟和油盐酱醋。老爷爷估计是年龄大了，有点糊涂了。一次，我去他家买盐，他多找了钱，我提醒他，他才反应过来。后来，老爷爷不小心摔了一跤，走不了路，养病期间，他家小卖部也没关门，由他儿子打理生意。小卖部里加了一张床，白天老爷爷躺在床上看店，有人来买东西，若儿子不在屋里，老爷爷便高声将他喊过来。儿子进来后，假装不知道商品价格，还故意问老爷爷，这个卖多少钱，那个卖多少钱。

那段时间，“老寿星”小卖部一天也没几个顾客，其实没有开的必要了，但老爷爷的儿子说，他父亲做了一辈子小买卖，虽然小卖部快被大超市淘汰了，开着门也赚不了几个钱，却是老人家的一种精神寄托，小卖部开门一天，就说明他还有为家赚钱的能力，有一种自豪感。儿子陪他开小卖部也是陪他散心，若把小卖部关了，老人家没事可干，恐怕糊涂得更快。

原来，老爷爷的儿子开着小卖部，是为了陪父亲“过家家”，和我小时候奶奶陪我“开小卖部”异曲同工，不过是换了位置，人老了，到了晚辈哄老人开心的时候了。

后来，老爷爷活到了105岁，老奶奶活到了103岁。老爷爷去世后，“老寿星”小卖部也关门了。但这个承载着我童年欢乐的小卖部一直深深地印在我的记忆里，敲一下记忆里的“窗户”，便会涌出很多美好的人和事。